



4997

三國志

魏九

諸夏侯曹傳第九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

晉 平陽侯相陳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昭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寄
市島謙吉氏藏

夏侯惇

軍

留惇守濮陽張邈叛迎呂布太祖家在鄆城惇輕車
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
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
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
得動諸營乃定遂請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
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
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
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
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
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

韓浩

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

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
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
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
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
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為流失所中傷左目
魏略曰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盲
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鏡于地

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
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

斷水作陂

三國志

魏書夏侯惇

二

三八四〇十

種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爲大將軍
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
不拘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
戶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
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
之功猶受金石之樂况將軍乎二十四年太祖軍擊
破呂布軍于摩陂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臥
內諸將莫得比也拜前將軍

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
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
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
乎惇固請乃拜爲前將軍

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卽王位拜惇大將軍
數月薨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餘財輒
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謚曰忠侯子充嗣
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惇七子
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林素自封列侯初太
祖以女妻林卽清河公主也林歷位侍中尚書安西
鎮東將軍假節

魏略曰林字子林惇中子也文帝少與林親及卽

位以爲安西將軍持節承夏侯淵處都督關中。性無武略而好治生。至太和二年明帝西征人自憚者遂召還爲尚書。憚在西時多畜伎妾公主由此與憚不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憚數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構憚以誹謗公主。奏之有詔收憚帝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爲此必清河公主與憚不睦出于譖構。冀不推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爲然。乃發詔推問。爲公主作表者果其羣弟子臧子江所構也。

段默

充薨子廙嗣。廙薨子劭嗣。

晉陽秋曰。泰始二年高安鄉侯夏侯佐卒。惇之孫也。嗣絕。詔曰。惇魏之元功。勲書竹帛。昔庭堅不祀。猶或悼之。况朕受禪于魏。而可以忘其功臣哉。宜擇惇近屬劭封之。

更換

韓浩者河內人。及沛國史渙與浩俱以忠勇顯。浩至中護軍。渙至中領軍。皆掌禁兵。封列侯。

魏書曰。韓浩字元嗣。漢末起兵。縣近山藪多寇。浩聚徒衆爲縣藩衛。大守王匡以爲從事。將兵拒董卓于盟津。時浩舅杜陽爲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

三國志

魏書九 韓浩

三六十九

浩不從袁術聞而壯之以爲騎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奇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損益浩以爲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爲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彊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爲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爲中軍主不宜沮衆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爲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綏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親任如

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嗣史渙字公劉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子靜嗣

夏侯淵

篤行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嘗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魏略曰時兗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幼子而活兄弟孤女

太祖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與袁紹戰于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

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相繼軍以復振昌狝反遣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遂擊狝降其十餘屯狝請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

魏書曰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為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

破黃巾

濟南樂安黃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之斬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為行領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

征韓遂等戰于渭南又督朱靈平隴糜汧氏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眾圍遂超餘黨梁興于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涼州刺史韋康于冀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軍不利汧氏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誅超姜敘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敘于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敘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此報敘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

張郃

襲遂

擊羌

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氏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淵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

渡

隴右羌

斬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略陽。進軍圍興國氏。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別遣張郃等平河關。沒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為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還擊

武都氏羌下薙收氏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
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
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
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卽拜
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
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
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
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襲淵遂戰死謚曰愍侯初
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
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

夏侯霸

夫敵耳淵妻太祖內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
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亭侯黃初中賜中子
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侯霸正始中爲討蜀
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爲曹爽所厚聞爽誅
自疑入蜀以淵舊勳赦霸子徙樂浪郡
魏略曰霸字仲權淵爲蜀所害故霸常切齒欲有
報蜀意黃初中爲偏將軍子午之役霸召爲前鋒
進至興世圍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
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後爲
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竝得其歡心至正始

中代夏侯儒為征蜀護軍統屬征西時征西將軍
夏侯玄於霸為從子而玄於曹爽為外弟及司馬
宣王誅曹爽遂召玄來東霸聞曹爽被誅而玄
又徵以為禍必轉相及心既內恐又霸先與雍州
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為征西霸尤不安故遂
奔蜀南趣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
足破臥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乃使
入迎霸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
出行樵採為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為妻
產息女為劉禪皇后故淵之初凶飛妻請而葬之

及霸入蜀禪與相見釋之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
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
侯氏之甥也厚加爵寵

霸弟威官至交州刺史

世語曰威字季權任俠貴歷荆兗二州刺史子駿
并州刺史次莊淮南太守莊子湛字孝若以才博
文章至南陽相散騎常侍莊晉景陽皇后姊夫也
由此一門侈盛於時

威弟惠樂安太守

文章敘錄曰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

夏侯湛

夏侯惠

惠弟和河南尹

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辨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

夏侯和

夏侯稱

夏侯榮

世語曰和字義權清辯有才論歷河南尹太常淵第三子稱第五子榮從孫湛為其序曰稱字叔權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旅戰陳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眾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

二奇士不
年可憎

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燕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第榮字幼權幼聰惠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秦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陣

曹七

衡薨子績嗣為虎賁中郎將績薨子褒嗣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仁祖襲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少妊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

為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潁彊諸縣多舉眾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為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

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

牛金 陳矯

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追溝。矯等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荆州。侯音以寇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

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
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
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食欲盡救兵不
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徐晃救
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
時不修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
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為書戒
彰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即王位拜仁車騎
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
前二千五百戶追謚仁父熾謚曰陳穆侯置守冢十

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
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
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
臨穎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還屯合肥黃初四
年薨謚曰忠侯

魏書曰仁時年五十六傳子曰曹大司馬之勇貴
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

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寧陵侯泰薨子初
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為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
仁弟純

曹純

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
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
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爲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
士多歸焉由是爲遠近所稱年十八爲黃門侍郎
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

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
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
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
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
敗純麾下騎斬譚首及北征三郡純部騎獲單于膽

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荊州追劉
備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
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謚曰威侯

魏書曰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
補之太祖難其帥純以選爲督撫循甚得人心及
卒有司白選代太祖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
中督邪遂不選

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
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

魏書曰洪伯父鼎為尚書令任洪為蕪春長

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熒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兖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

識

各晉亦可致死

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詐拜洪諫議大夫別征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文帝即位為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千戶并前二千一百戶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卜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於是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魏略曰文帝收洪時曹真在左右請之曰今誅洪

洪必以真為譖也。帝曰：我自治之，卿何豫也？會下太后責怒，帝言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詔乃釋之，猶尚沒入其財產。太后又以為言，後乃還之。初，太祖為司空時，以已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耶？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悖倍貪，觸突國綱，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

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慙愧怖悸，不能維經，以自裁謝，謹塗顏闕門，拜章陳情。

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為缺望。明帝即位，拜後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戶，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謚曰恭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慎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

魏書曰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者皆嘉歎焉

以太祖舉義兵易姓名轉至荊州間行北歸見太祖
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
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
屯下辨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
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
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眾議狐疑休曰賊
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
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

任重

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
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為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
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
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
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
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

喪禮

魏書曰休喪母至孝帝使侍中奪喪服使飲酒食
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帝復遣越
騎校尉薛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一宿便
葬葬訖詣行在所帝見親自寬慰之其見愛重如

此

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惠屯皖休擊破之斬惠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眾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為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偽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諭禮賜益隆休因此癰發背薨

軍敗

慰諭

謚曰壯侯子肇嗣

世語曰肇字長思

肇有當世才度為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薨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侯後為殄吳將軍薨追贈前將軍

曹攬

張隱文士傳曰肇孫攬字顏遠少厲志操博學有才藻仕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冏輔政攬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督從中郎出為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攬討賊向吳戰敗

死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眾為州郡所殺

曹真

秦伯南

魏略曰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與太祖善與平末袁術部黨與太祖攻劫太祖出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太祖所在荅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故變其姓魏書曰邵以忠篤有才智為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興義兵邵募徒眾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

曹邵

太祖哀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驚勇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為征蜀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真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為上軍大

曹真

三國志

魏書

七

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邵陵侯

臣松之案真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

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眾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

郝昭王生

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沂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

曹遵朱讚

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謚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義訓則彥暄皆為列侯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為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位為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

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謚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

魏書曰爽使弟羲為表曰臣亡父真奉事三朝入備冢案出為上將先帝以臣肺腑遺緒獎飭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

節先帝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曾無精誠
翼日之應猥與太尉懿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
底告臣聞虞舜序賢以稷契為先成湯褒功以伊
呂為首審選博舉優劣得所斯誠輔世長民之大
經錄勲報功之令典自古以來未之或闕今臣虛
闇位冠朝首顧惟越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
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也懿本以高
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眾義足率下一也包
懷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勲遐邇歸功二也
萬里旄旆親受遺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

之者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政論德則過於吉甫樊
仲譏功則踰於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
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以宗室見私
知進而不知退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以察臣
之言臣以為宜以懿為太傅太司馬上昭陛下進
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於謗誚
於是帝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為詔曰昔吳漢佐
光武有征定四方之功為大司馬名稱于今太尉
體履正直功蓋海內先帝本以前後欲更其位者
輒不彌久是以遲遲不施行耳今大將軍薦太尉

宜為大司馬既合先帝本旨又放推讓進德尚勳
乃欲明賢良韙等列順長少也雖且爽之屬宗師
呂望念在引領以處其下何以過哉朕甚嘉焉朕
惟先帝固知君子樂天知命纖芥細疑不足為忌
當顧柏人彭亡之文故用低徊有意未遂耳斯亦
先帝敬重大臣恩愛深厚之至也昔成王建保傅
之官近漢顯宗以鄧禹為太傅皆所以優崇儔又
必有尊也其以太尉為太傅

曹義

爽弟義為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駢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南陽

伐蜀

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趨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叙任為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為固兵不得進爽叅軍楊偉為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

楊偉

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幸及

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為後世之法則。
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

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謂夏侯玄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與平路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徼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玄懼，言於爽，引軍退。費禕進兵據三嶺以截爽，爽爭嶮苦戰，僅乃得過。所發牛馬運轉者，死失略盡，羌胡怨嘆而關右悉虛耗矣。

增

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為尚書，晏典選舉，執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

初，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當時稱焉。丁謚畢，執等既進用，數言于爽曰：「宣王有大志，而甚得民心，不可以推誠委之。由是爽恒猜防焉。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皆不復由宣王。宣王力不能爭，且懼其禍，故避之。」

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

丁一作王誤

盧毓

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
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
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
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
牝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
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為伎樂詐作
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使侍教習為
技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
晏等會其中飲酒作樂義深以為大憂數諫止之又
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

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為已發也甚不悅義或
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宣王密為之備九年冬李
勝出為荊州刺史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以羸
形勝不能覺譖之信然

特一作時非

魏末傳曰爽等令勝辭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見勝
勝自陳無他功勞橫蒙特恩當為本州請閣拜辭
不悟加恩得蒙引見宣王令兩婢侍邊持衣衣落
復上指口言渴求飲婢進粥宣王持盃飲粥粥皆
流出沾唇勝愍然為之涕泣謂宣王曰今主上尚
幼天下恃賴明公然眾情謁明公方舊風疾發何

三國志 魏書 卷九 曹爽 三〇八七〇三十一

意尊體乃爾。宣王徐更寬言。本令氣息相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爲之。恐不復相見。如何。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乃復陽爲昏謬。曰。君左到并州。努力自愛。錯亂其辭。狀如荒語。勝復曰。當忝荆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謂勝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刺史。盛德烈壯。好建功勳。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必不更會。因欲自於設薄主人。生死共別。令師昭兄弟。結君爲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區區之心。因流涕哽咽。勝亦長嘆。荅曰。輒當

承教。須待勅命。勝辭出。與爽等相見。說太傅語言。錯悞。口不攝。孟指南爲北。又云。吾當作并州。吾答言。當還爲荆州。非并州也。徐徐與語。有識人時。乃知當還爲荆州耳。又欲設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須待之。更向爽等垂淚云。太傅患不可復濟。令人愴然。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

世語曰。爽兄弟。先是數俱出游。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在開城門。誰復內人者。爽曰。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

桓範

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
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
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爲念此
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
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
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
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
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繁牙縱恣
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看
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

懷危懼陛下但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
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
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
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
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
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
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
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世語曰初宣王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爽門入逼
車住爽妻劉怖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

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宣王遂得過去

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

于寶晉記曰爽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為鹿角發

屯甲兵數千人以為衛魏末傳曰宣王語弟孚

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幔太官食具請行在所

所

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劔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

必不能用範詐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于天下誰敢不應者羲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

于寶晉書曰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驚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世語曰宣王使許允陳泰解語爽蔣濟亦與書達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

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爽信之。罷兵。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我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

魏末傳曰：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兄弟舉動，爽詐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還廳事上，與兄弟共議。未知宣王意深淺，作書與宣王曰：賊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誰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

瘡

日乏匱當煩見餉以繼且夕宣王得書大驚卽答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蹶躅令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達變數卽便喜歡自謂不死。

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書兵須二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爲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籠黨同罪人皆爲大逆不

道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謚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魏略曰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于京師明帝時爲尚書郎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爲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爲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爲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爲乏語曰以官易富鄧玄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不得入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蓋

奇一本作
其是

由交友非奇本 魏略曰丁謚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爲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爲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後數歲

三國志 魏書九 曹爽 二九三七

病凶謚少不肯交游但博觀書傳爲入沈毅頗有才略太和中常住艱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謚已得直開門入謚望見王交脚臥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謚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爲武衛將軍數爲帝稱其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謚爲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謚爲入外似疎略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有所彈駁臺中患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雖與何晏

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勢屈于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於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嚙入而謚尤甚也奏使郭太后出居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謚之計司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畢軌字昭先父字子禮建安中爲典農校尉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在東宮時軌在文學中黃初未出爲長史明帝卽位入爲黃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各爲驕豪時

雜虜數爲暴害吏民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
利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旣往不咎但恐是
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彊成軌文雅志
意自爲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
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至
正始中入爲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
與曹爽善每言于爽多見從之李勝字公昭父
休字子朗有智略張魯前爲鎮北將軍休爲司馬
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于朗見張魯精兵數萬
人有四塞之固遂建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魯

谷 名

舉號魯不聽會魯破大祖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
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仕歷上黨鉅鹿
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
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窻
八達各有主各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
原禁錮數歲帝崩曹爽輔政勝爲洛陽令夏族玄
爲征西將軍以勝爲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
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宜王不悅于勝累遷熒陽
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宰守未嘗不稱職爲尹歲
餘廳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隨正

王象

搆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為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也。桓範字元則世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為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鄭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為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為兖州刺史怏怏不得意又聞當轉為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為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

長妻仲

鄭一作鄒

殺妻

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眾人為君難為作下今復羞為呂屈是復難為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為曉事及為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為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輩何似邪。濟性雖彊毅亦知範剛

三國志

魏書九

曹爽

三

敬

紀

司

殼睨而不應各罷。範于沛郡仕次在曹真後。于時
 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
 甚親也。及宣王起兵閉城門以範為驍將乃指召
 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為車
 駕在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
 司農承吏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
 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板
 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
 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
 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

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請許昌。徵四
 方以自輔。爽疑。羲又無言。範自謂。羲曰。事昭然。卿
 用讀書何為邪。于今日卿等門戶倒矣。俱不言。範
 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
 呼召如意。今請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
 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
 默然不從。中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謂諸從。駕
 羣臣曰。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已也。
 我獨有以不合于遠近耳。遂進。謂帝曰。陛下作詔
 免臣官。報皇太后。令範知爽首免而已。必坐唱義。

三國志

魏書九 曹爽

三

三五六四十一

也。範乃曰：老子今茲坐卿兄弟族矣。爽等既免，帝還宮，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宣王下車叩頭而無言。宣王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為爾邪？車駕入宮，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宣王乃忿然曰：誣入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于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世語曰：初爽夢二虎銜雷公，雷公若二升椀，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將以兵凶不

出旬日。漢晉春秋曰：安定皇甫謐以九年冬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于彊？昔漢之閻顯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閻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世語曰：初爽出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事，將營騎所津門出，赴爽，爽誅擢為御史中丞。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

楊綜

魯芝

三國志

魏書九

曹爽

三五

三十一

以至東市乎。爽不從，有司奏綜道爽反。宣王曰：各爲其主也。宥之，以爲尚書郎。芝，字世英，扶風人也。以後仕進，至特進、光祿大夫。綜，字初伯，後爲安東將軍、司馬、文正、長史。臣松之案：夏侯湛爲芝銘，及于寶晉紀，並云爽既誅，宣王卽擢芝爲并州刺史，以綜爲安東參軍，與世語不同。

曹熙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爲新昌亭侯，邑三百戶，以奉真後。

于寶晉紀曰：蔣濟以曹真之勲力，不宜絕祀，故以熙爲後。濟又病，其言之失信于爽，發病卒。

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于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晏字平叔，魏略曰：太祖爲司空時，納晏母，并收養晏。其時秦宜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蘇卽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爲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

金鄉公主

爵為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晏為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為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晏邪？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藏其子王宮中。向死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為沛王故，特原不殺。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各盛于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盛德事

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已也。初宣王使晏與洽、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下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臣松之案：魏末傳云：晏取其同母妹為妻，此縉紳所不忍言。雖楚王之妻嫂，不是甚也已。設令此言出于舊史，猶將莫之或信。况底下之書乎？案諸王公傳，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與沛王同生焉，得言與晏。

同母 皇甫謐列女傳曰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各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詐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庶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

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艸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名顯于世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魏書曰尚有籌畫智略文帝器之與為布衣之交太祖定冀州尚為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為五官將文學魏國初建遷黃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鄢陵侯彰

兵伐蜀

征討之以尚參彰軍事定代地還太祖崩于洛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修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黃初二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者而分水軍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

通道收隆

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并前千九百戶假鉞進為牧荊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為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恍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涕泣尚薨謚曰悼侯

三國志

魏書

夏侯尚

五

三八十〇下

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入為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不幸早殞命也奈何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

子玄嗣又分尚戶三百賜尚第子奉爵關內侯玄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第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于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

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戰牙

門無非俊傑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為後

式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間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洙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于勢馳騫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

維持世教之語

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
 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門豈不忠恪于在官乎仁
 恕稱于九族豈不達于為政乎義斷行于鄉黨豈不
 堪于事任乎二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各斯
 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在之流亦煥
 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于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
 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
 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于
 此間閭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駢駭欲
 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

此一參亦不可少

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
 門者已不如自達于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
 求之于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
 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
 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
 之策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
 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
 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
 所策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
 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

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
以為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
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
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
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
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
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存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
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
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
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

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
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
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
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
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儼立儀準以一
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
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重宜省郡守但
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
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
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

井郡

三國志 魏書 卷九 五侯左 四十五

於舍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一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右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于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為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六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田轉以能升所牧亦增

此進才效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于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純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

三國志 魏書 卷九 夏侯玄 四十一

覺疑

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織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州，樸素之教興于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于下矣。宣王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

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于上，則化行于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

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

魏略曰玄既遷司馬景王代為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為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間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玄整頓法令人莫犯者

與曹爽共與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為大鴻臚

謀變

臚數年從太常玄以爽抑紕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為大將軍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兖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玄代之以緝為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穴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為言張當可以為誠鑠等皆許以從命

魏書曰玄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快快不得意中書令李豐與玄及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陰謀爲亂緝與豐同郡傾巧人也以東莞太守召爲后家亦不得意故皆同謀初豐自以身處機密息韜又以列侯給事中尚齊長公主有內外之重心不自安密謂韜曰玄旣爲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吾得玄書深以爲憂緝有才有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臥豐遣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尚公主父子在機近大

族

將軍秉事常恐不見明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卽禍及宗侯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蘇鑠等答豐惟君侯詐豐言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卿等當共密白此意鑠等曰陛下儻不從人奈何豐等曰事有權宜臨時若不信聽便當劫將去耳那得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

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邈與豐相結，同謀起事。世語曰：豐遣子韜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而不以告也。

大將軍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即殺之。

世語曰：大將軍聞豐謀，舍人王羨請以命請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羨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衆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凌雲臺。臺上有三千人，仗鳴鼓會衆如此，羨所不及也。大將軍乃遣羨以軍迎之。豐見劫迫，隨羨而至。魏氏春秋曰：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

王業

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環築豐腰，殺之。魏略曰：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黃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爲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勅使斷客。初，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即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爲黃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于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

帝崩後爲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數十日輒暫起已復臥如是數歲初豐子韜以選尚公主豐雖外辭之內不甚憚也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嘗於人中顯誠二弟言當用榮位爲及司馬宣王久病偉爲二千石荒于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衆人以爲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粟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以爲豐雖外

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于游光也及宣王奏誅爽住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宣王終後中書令缺大將軍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指向豐豐雖知此非顯選而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因伏不辭遂奏用之豐爲中書一歲帝比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景王知其議已請豐豐不以實告乃殺之其事祕豐前後仕歷二朝不以家計爲意仰俸廩而已韜雖尚公主豐常約敕不得有所侵取時得賜錢帛輒以外施親族及得賜官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甥及

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魏氏春秋曰夜送豐乃仕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勅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翼。世語曰翼後妻散騎常侍荀廙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翼子斌楊駿外甥也。晉惠帝初為河南尹與駿俱死見晉書。

事下有司收玄緝錄敦賢等送廷尉。

世語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為令史責入也卿便為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毓第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玄玄不受。孫盛雜語曰玄在囹圄會因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相偏如此也。

廷尉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為豐等各

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並
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構圖凶逆交關閣豎授以姦計
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
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
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原其二
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
魏書曰豐子韜以尚主賜死獄中
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輒東市顏色不
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
魏略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蓄華妍 魏氏

答

一作吾非

衛

春秋曰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
豈苟存自容于寇虜乎遂還京師大傳薨許允謂
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
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
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于世
玄之執也魏將軍司馬文王流涕請之大將軍曰
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
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時後至衆賓客咸越席而
迎大將軍由是惡之 臣松之案曹爽以正始五
年伐蜀時玄以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滅後方

還洛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凶玄則無由
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
實

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
戶以奉尚後初中領軍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
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
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
因便馳走允即投書燒之不以開呈司馬景王後豐
等事覺徙允為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未發
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道死

許允

袁侃

魏略曰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校尉郡
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于冀州召入軍明帝
時為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對同坐職事皆收
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為重允謂侃曰
卿功臣之子法應入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為
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為郡守稍遷為侍中尚書中
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回
追不定中道還取務豐等已收詔大將軍聞允前
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忽忽乎
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眾人咸以為意在允也會

三國志

魏書卷之七 許允

三十一

三九五〇

許崇

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
 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左
 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畫行
 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
 子素頗聞衆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耳用
 是爲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帝
 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
 近允前爲侍中顧當與帝別涕泣獻會訖罷出
 詔促允令去會後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
 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故滅死徙邊允

阮氏

以嘉平六年秋徙妻子不得自隨行道未到以其
 年冬死魏氏春秋曰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
 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跪出謂曰
 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
 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
 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
 吏也賜之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
 矣妻曰禍見于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
 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
 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于廁相印書曰相印法

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于世元妻阮氏賢明而醜元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妻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妻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元入須臾便起妻捉裾留之元顧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士有百行以德爲

許奇許猛

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元有慙色知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少有令聞元後爲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曾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識鑒而輸賢婦之智也果慶及後嗣追封子孫而已世語曰元二子奇字子泰猛字子豹

並有治理才學晉元康中奇為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傳暢晉諸公讚曰猛禮樂儒雅當時最優奇子遐字思祖以清尚稱位至待中猛子式字儀祖有才幹至濮陽內史平原太守

經母

清河王經亦與允俱稱冀州名士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始經為郡守經母謂經曰汝甲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終以致敗

世語曰經字彥偉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四令交市于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

向雄

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為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為都官從事王業之出不申經竟以及難經刑于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母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漢晉春秋曰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不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晉武帝太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

皇甫晏

門戶堙沒意常愍之其賜經孫郎中允友人同郡崔贊亦嘗以處世太盛戒允云

崔贊

荀綽冀州記曰贊子洪字良伯清恪有匪躬之志
為晉吏部尚書大司農

評曰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効勞爽德薄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三國志

